

言情小說

繪圖
醋鴛鴦

上海改良小說社印行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版

〔繪圖 醋鴛鴦三冊〕

棋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 盤 鴻文書局

街 南洋官書局

外埠

天津 保定 北京 官書局

特約批發所

印刷所 匯通印書館代印



總批發所

上海四馬路
麥家圈
海慶雲里

改良小說社

繪圖新列國志

此書以中國爲主人翁而以列強爲線索叙述處激昂慷慨有聲有色以極煩碎之史事而能以簡約之出重

要人物一無遺漏是真融貫全史手具鑪

錘者以此作歷史教科書讀誰云不可

繪圖新官場現形記

作者一官匏繫浮沈于宦海者二十餘年目擊其中逢迎之狀態運動之方法升降榮辱競爭

之機關用能描寫盡致讀之令人胡盧不已

繪圖鬼世界 (一名新鬼話連篇)

舊小說中有所謂鬼話連篇者猥鄙殊不足觀是編措詞雅潔用意新奇

無一語不令人噴飯曼倩談諧淳于辨給兼而有之滑稽小說中無上上品也

繪圖斷腸草 (一名蘇州現形記)

作者蘇州人也以蘇州人道蘇州事遂使蘇州人之性質之行爲一一活

現于紙上事皆有徵言非鑿空

即作蘇州風俗志讀亦無不可

繪圖電幻奇談

自電學發明而功用愈遠而愈大此書叙一奇人仗一身之電力忽而登山忽而入海忽而上游月球忽而旅

行地心神妙所至不可思議文亦善用諸筆處處引人欲笑誠滑稽小說中之巨擘也

棣賓赫司主人長眠塚中後閱十四月一日午前。陽光明媚。柳思桓夫人携書望加塞林至園中一大杉樹下閒坐。時老人適來存問韜羅。偕坐樹陰中。老人閒吸淡菇巴。韜羅爲誦新聞紙。加塞林則葡蔔老人膝旁。牽衣捉杖爲戲。時魯誅適策騎而來。渠謂渠夜眠不安。思棣賓赫司之空氣或能有益於渠。故來此閒談。是晨魯誅爲狀益沈默。若滿懷心事者然。以銳利之眼光凝視韜羅不已。曰。『此杉樹陰何等美麗。君家林木每較我家爲巨。即一切物悉較我家爲美。姊一旦離此。詎不惆悵乎。』韜羅曰。『然。且吾居此

不久矣。聞瓦德勳爵今年歲暮必歸也。』魯誅曰。『我不解姊如何能以此人之名發諸吻。我苟易地而處。決不能道之。』韜羅深悉魯誅之善作幻想。因微笑曰。『何故不能耶。』曰。『試思汝一切所有。皆將入渠握中。寧不可恨耶。』曰。『凡此決非我物。在理應爲渠所有。我何恨之有。』曰。『我則不然。苟我處汝地位。非恨其人。卽以身嫁之耳。』韜羅曰。『嫁人談何容易。』在韜羅此言。簡捷直白了無深意。而魯誅不禁粉面發紅。以爲韜羅乃指其隱衷耳。乃急改言他語曰。『韜羅。汝年猶甚稚。』曰。『此我固自知之。姊何屢屢提及耶。』曰。『吾意苟彼新柳思桓勳爵一旦結褵者。汝將爲柳氏太夫人矣。以吾觀之。此事實至不幸。』曰。『此不

足擾我心。且瓦德勳爵未必急急結婚耳。』曰。『渠必婚無疑。我知費而特夫人有欲以渠壻其長女之意。夫人每談及其人。必深稱諛之。』曰。『此誠一對佳耦。吾深願其得婉妙之女郎爲閨中人也。』曰。『汝不妒恨又一柳思桓勳爵夫人耶。吾則必妒。』曰。『苟有人譖我之小加塞林。則我必深妒恨之。若棣賓赫司。乃我身外物。其得失何妒之有。』魯誅殷然注視之曰。『韜羅。汝何爲不自嫁其人。則一切胥無所失。』韜羅舉其鳳目。愕然曰。『我乎。嘻。我之愛姊魯誅。舉此世無一物足以使我嫁伊者。』曰。『渠非汝夫親昆季。乃遠支之戚屬。在理可醮。』曰。『雖非近支。亦吾夫同輩。且吾與渠素未一面。焉能冒昧爲之。』魯誅微喟。知此事之

鴛鴦篇

七十一

說部叢書

改良小說社印行

不能得當。乃急轉口。故紆回其詞曰。『吾戲言耳。汝自不能嫁若人。苟汝龍斷棣賓赫司勳爵二人者。亦爲人所謔笑。彼費而特夫人第一不允耳。』韜羅笑曰。『然此誠非佳事。吾斷不冒茲不韙也。』韜羅言時。魯誅方摘一薔薇花瓣。目不旁矚。而面上微起紅暈。乃急續言曰。『至於我。固不以再婚爲然者。我思凡男女爲第二次之結婚者。足徵其對於前夫或前妻愛情之薄。』韜羅曰。『此吾不能與姊同意。夫人不幸失去其少年時第一之愛情。其一生燦爛光華之部分亦隨之而俱亡。則其爲再娶或再醮者。惟在圖生涯之便利耳。非必忘情於死者也。假設有一男子與一心中摯愛之女郎結婚。此女不幸早世。而遺子女甚夥。則此人必謀膠續。

使諸子得有後母爲之保育。不至於凍餒。然渠對於後妻之愛情。必不如前之甚。蓋必然之理。故吾謂人之改娶改醮者。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也。』魯誅曰。『此或有然。特吾不願爲人繼室。爲鰥夫之妻。』言時聲頗奮厲。至手中花瓣墮散草際。又曰。『若姊既有此懷中愛女。亦將更嫁乎。』曰。『此我何能言者。我固從未作此念。』魯誅須知我夫甫下世。汝誠不應爲此說也。』曰。『苟我爲姊。我決不改醮。凡人所以需結婚之物。如位分財產。姊已悉有之。何庸他圖。』曰。『祇此而已乎。不尙有愛情乎。』曰。『姊前此固婚於愛情。且以姊之理論言。固不應更嫁矣。』韜羅默然不答。魯誅又曰。『苟我爲姊。我但知求一己之樂。我將長處倫敦。爲社會之花

醋 鴛 鴦

七十二

說部叢書

改良小說社印行

王。我將善治我一己之小天地。使之焜耀女界。我將受一切男子之傾倒崇拜。特吾心必不爲人所引動。如古井之不復更起波瀾。脫吾姊再醮者。後此之生涯。必爲所毀。』曰。『以我視之。姊之所欲。殊無佳處。我良不願爲此等生涯。』魯誅聞言。面上突起失望之色。啞然無語。已而曰。『韜羅。我嘗告汝所聞信息乎。我頃言忽遽。竟不省曾作何語矣。』韜羅曰。『姊未言何信息。』曰。『我之勇猛少年游歷者卡兒男爵將歸國矣。二星期內必可抵英。』韜羅聞言。容色絕無變動。仍安然曰。『彼屬汝耶。姊何爲稱彼爲(我之云云)乎。』魯誅曰。『彼固有屬我之故。姊試思脫我兩人一無關係者。何爲時時通信不輟耶。苟姊諗悉彼動身。前晚與我

之一席談。亦不研詰何爲屬我矣。」然韜羅沈思默度。固不信魯誅所言之價值。彼卡兒男爵深情款款之語。固猶銘鐫不忘也。乃默然無語。諦視魯誅之面。魯誅曰：「汝何爲目我。不信我言乎。噫。韜羅。苟有人敢離間我與卡兒男爵。爲我二人之梗阻者。是人必受惡煞之臨命。我敢決言之。」韜羅訝然曰：「汝何出此言。」曰：「我惟恐如此耳。特在勢亦斷無此事。我固弗懼也。」

第十三章

卡兒男爵聞柳思桓勳爵凶耗時。在意大利聞之。如遭劈頭一擊。悲悼至深。念此良友。方誦好迷之什。乃頓遭此慘變。誠出意料外。鄰笛山陽。能無聞而嗚咽耶。繼念其所愛之人。今乃自由無羈矣。

情 鴛 卷

七十三

說部叢書

改良小說社印行

顧其思想。卽以斯爲界。更無深入之念。以彼愛人。今方喪其所天。在深哀極痛中。吾當表極恭肅之同情。不應有他念。乃作唁書慰之。書中所語。懇切誠摯。情文備至。凡韜羅所接一切唁函。無有逮之者。書中祇述哀悼之忱。絕不及他語。蓋男爵愛情中。參以恭敬之念。以我之愛者。方在縈絳中。悲其亡夫。我詎容以往事擾之。褻我美人耶。自勳爵歿後數月中。魯誅鴻雁頻通。顧男爵不恒報之。間一作答。以盡禮文而已。渠離英前。與魯誅晤而情狀。似已置之度外。魯誅妖媚之態度。與婉轉之情款。男爵但以天然情誼視之。略不措意。今日追維別時情狀。殊覺魯誅行爲粗率。非女郎所宜。且自咎當日失於審計。遽允以友情。多茲糾葛。以今思之。誠覺失

策耳。至其以後之行事。早經決定。渠必須完畢大陸之旅行。渠必俟勳爵歿後至少十五閱月者。方歸英倫。既返英倫。則渠必須竭心盡力以贏得渠舉世至愛之一人。男爵之所以遲遲吾行。累魯誅望穿秋水者。職是之由。而魯誅烏知其故。方竊自欣幸。以爲果男爵愛韜羅者。則一聞其孀居之信。在理當兼程過返。以早慰相思之苦。重圖絲蘿之好。斷不故爲此稽延至一年之久者。今若是顯爲不受韜羅之証。魯誅乃決意於言語中洩漏於韜羅。使明知伊意男爵實爲屬伊之人。願雖爲之者屢。而縹緲無薄。正如伊之希望毫不着邊際也。伊致書男爵。問是否由日內瓦歸。苟繞道彼土者。有瑣事懇其代辦。男爵報書。言從他道行。歸期總在數星期

中。魯誅又馳函告以前約抵英後。首先握晤。必踐勿忘。男爵見書。扯之粉碎。念何刺刺乃爾。卽我踐約者。亦必勿能更得他利益也。男爵書中故隱其抵英之日勿言。使魯誅不能確知之。魯誅揣測無從。但日夕懸盼而已。久之得一策。特遣一女僕伴以他故至司喀特而。陰探男爵返期。女僕甚慧黠。探知在七月三號。卽歸報命。魯誅大喜。自是七月三號四字一刻不離腦筋中。無何。是日屆矣。魯誅前此無量愁思。皆消滅。而後此無量希望乃發生。味爽卽起。開窗對鏡。顧影自憐。心血騰沸。容顏煥發。覺鳥聲悅耳。花影可人。一切景物。皆爲個人而燦爛者。決意是日不他出。以待所歡。渠或以晨來。或午來。或晚來。但不論渠來以何時。伊必須家居恭候。爲

倒屣之迎。伊渴盼見渠之面者。已幾經歲月。今日相逢在即。顧可失之交臂乎。是日午後天光爽朗。佛雷斯夫人頗欲偕女或驅車。或徐步。出游以一覽景物。女良勿欲。然又弗能僞爲頭痛。蓋歡暢之容現於顏色。無可飾詞。則但游詞答母曰。『媽媽。兒今日不欲出。母其恕兒乎。』佛夫人亦不加深究。魯誅自思曰。『我毋懼。渠於我及韜羅二人之間必決之至易。無待躊躇。試思以我之艷姿。又如是鍾情於渠。渠爲男子者。甯有不甘心拜倒者乎。即不然。詎能受施不報乎。』已而突聞門外車輪聲。繼以鈴聲大震。魯誅卽顏色倏變。驚喜之狀可掬。佛夫人殊不明其故。蓋魯誅初未以男爵歸期告母也。乃訝曰。『斯何人耶。豈卡兒男爵已返耶。』因向

其女諦視。此時始恍然於其中之情實。今乃始知魯誅向之傲棄一切多情美少。標梅已賦。而求凰有待者。皆因屬意卡兒男爵故。以今日情狀觀之。固昭然矣。吾疇昔所料。固不謬也。佛夫人測知其情。不期愕然心悸。念脫卡兒男爵不與表同情者將奈何。時不及作語。闌者已報男爵至。男爵隨卽入室。面色微緇。蓋飽飫風霜使然而神采較昔尤偉麗。佛夫人念如此俊男。無怪我女傾心。此時魯誅已趨男爵。張其雙膊。容色始不可狀。蓋含喜樂哀悲恐懼希望而悉現諸神宇間。男爵與佛夫人見其狀。不禁訝然。佛夫人尤注意諦視。中心惴惴然。但覺魯誅愛情顯著。男爵之心意如何。則殊不可知。蓋面上絕無親愛之色。時魯誅欲言而囁嚅不能出。

口。男爵先言曰。『吾悅甚。今日復見吾佛夫人暨吾佛畫斯姑娘。』言時。辭氣間。殊無喜樂色。誠如渠所言。但愉悅而已。時魯誅容色漸復。乃壯其婉轉之嬌聲曰。『我誠不能狀。如何喜樂。今日復見君。卡兒男爵。君必在此晚膳。』叙契闊。十分鐘餐即具矣。『佛夫人亦曰。』卡兒男爵。必留此。昔日聚處之光陰。今日當再共之。』顧男爵意欲儘今晚赴棣賓赫司。一與愛人握手。聞言殊躊躇。魯誅以懇切之狀視之曰。『君今夜萬無離去吾等之理。若然者太乏情誼矣。』男爵仍半允半拒曰。『吾未預備留此晚餐。故所服仍旅行衣。恐與女郎等周旋樽俎。良失禮貌耳。』魯誅曰。『惡。是何言。吾等交契。奚用拘此瑣瑣。我當呼僕繫君馬廐中。君可放懷。』

留此矣。』曰。『女郎雅意良殷。但——』魯誅大笑曰。『毋以但但我。But me no buts (譯者按此索士比亞詩篇中語) 我嘗聞君言索士比亞一句詩可以調解一切。君今可允我求矣。』男爵亦粲然。因即首肯。夫以魯誅母女如此殷勤款待。情意拳拳。誠亦可感之事。男爵亦奚能過拂其好意耶。而佛夫人斯時轉覺憂思弗甯。蓋知男爵對於其女除友誼外。別無宛欵之深情。又深悉魯誅性質。苟伊心之所好。而不能如願以償。必大傷其心。況以愛情之事。鑄於骨髓。則後此之頓顛憤懣。或至爲激烈之舉動者。不大可懼耶。已而膳具肴饌精美無倫。水果之屬。佛夫人悉命取至佳之品。飯罷。賓主退入客室中。法蘭西式之長窗洞開。窗外小庭。碧

草如茵。晚風微微振入。滿含花香。佛夫人歛臥睡椅上。以天熱體疲。益以思度女事。心神不甯。且念久別重逢。彼二人情係。或因是而糾結。我當勿作攪趣人。俾之密談耳。因謂男爵曰：『恕妾荒唐。不陪佳客。脫我竟沈酣入夢者。萬祈君勿責也。』男爵曰：『姆儘請便。姆體舒適。僕所甚樂也。』數分鐘後佛夫人已入睡鄉。魯誅曰：『此間蒸悶。盍至草地閒行。我與君久睽。正多別緒暢談耳。』顧此事正男爵所勿欲。然不能言。祇得隨之行。行時魯誅伸手就男爵之臂。若在理當然者。男爵悔未携一雪茄。亦祇能鞠躬勉就之。於是二人挽臂偕行。至園中大榆樹下。時四無人聲。惟微風穿樹枝。機械作響。與噴水銀泉跳珠戛玉聲鏗鏘微震耳鼓而已。夜色

冥漠。景物幽悄。此情此境。正詩心與愛情融和膠結。顯其作用之會也。魯誅曰：『卡兒男爵。告我。君意我等之友誼有進步乎。君亦樂觀其效果乎。』男爵曰：『我誠喜悅不盡。且感厚誼。女郎手書。乃我旅中快樂至大之源泉。我必多謝女郎。我以女郎尺素故。得大減離家之况味。雖迢遞天涯。而故鄉情事。如在目前也。』曰：『君悅我書。我誠欣慰之至。君再告我一語。君後此是否更注意我之友誼。苟一旦斷絕者。君悵惘之否。』曰：『我定悵惘。且不特悵惘。并須悲愁。然何慮有此事耶。』曰：『事固無之。特我欲知脫如是者。君感情如何耳。』曰：『我等將永爲朋友。無物可以間之。』魯誅舉其輝煌之面曰：『然則君疇昔不免有一節之誤。君謂君歸』

來時當見我已嫁。今試觀我如何耽摯於我等之友誼者。」曰：「汝結婚亦無損於友誼。然苟使汝已婚。而藁砧不願我等長爲朋友。則汝之職任。亦惟有與我從此絕交耳。」言時。其心意與語言殊不連屬。神思惆恍。念韜羅此時戴寡婦巾幘於金髮上。不知如何美觀。不知樂見我否。見時不知如何歡迎。第一句不知作何語。至魯誅聞渠言如何戟刺之狀。了無所見。魯誅默然良久。念今日應爲伊至歡極樂之日。然覺並未得滿足之效果。已乃徐言曰：「君所與我言者。已盡於此乎。」男爵微笑曰：「我所應言者。詎猶有餘蘊乎。」曰：「是在君自審之。我甚樂見君。願君亦甚樂見我也。」男爵莊容曰：「我早已實告女郎矣。」曰：「君若不屬此而神

青 鸞 鸞

七十八

說部叢書
改良小說社印行

馳他處者何耶。」男爵瞿然曰：「然則吾過矣。誠不敢望見赦於女郎。女郎須知我心意中滿含大希望。不覺冥然神往耳。」言時低其聲。魯誅不禁心血突躍。如飲醇醪。念今得之矣。彼之所謂大希望。必即指博我之愛情是。彼所以發諸吻者。欲我知之耳。此言真悅耳可聽。特渠何不更言耶。乃遽作此金玉之闕也。良久。男爵曰：「我等既屬朋友。異日我當更詳告女郎我之希望者。我今必須去矣。夜已深。司喀特而去此殊遙耳。」魯誅握男爵臂曰：「君必須去耶。我願君更留一句鐘。今夜月白風清。大可暢談衷曲耳。」曰：「我必行矣。勿驚佛夫人。女郎代我致意可也。」曰：「君不久即復來乎。」曰：「然。我後此三數日當甚忙迫。特我必乘隙撻

冗來也。』曰。『我自此不復有致書於君之樂矣。』言時握男爵臂愈固。男爵曰。『我當面聆梨花妙論。勝於鹽誦琬琰之章也。』曰。『我心中之意。筆宣勝於口述耳。』言次面發紅暈。媚眼流波。男爵勿答。惟莊容言『再會。』忽忽別去。後一句鐘。時已夜午。月麗中天。清光如鏡。映於一美人身上。美人臥於碧軟如茵之草積間。梧色絲裳。鋪地作雲紋。面色灰死。若甚失望者。面向四無纖雲之蒼昊。而沈沈之夜氣。爲此女郎淒泣聲所破。曰。『天乎。與我渠之愛情。不則吾且死矣。』

第十四章

卡兒男爵既別魯誅。於月下驅車歸去。如釋重負。嘯氣作舒慰狀。

渠與魯誅可厭之晤談。今已過去矣。初。渠旅行時。已渾忘與魯誅歸英先面之約。苟非魯誅於其將返時。以甜媚小簡申言之。則已棄置度外。了不憶及。後省約不可失。勉爲一往。見時蓄意戒備。不令有語言貽誤。今幸難關已過。而迴首追思。自覺告魯誅一大希望之言。良有機智。使魯誅知渠意別有所屬。殊不在我也。嗟夫。男爵一心情願。孰知彼美則偏作反面思想耶。情意愈深。則妒念亦愈甚。卒至一旦決裂。因愛成仇。孽海波翻。愛河浪湧。造物弄人。一至於此。亦有情人所同聲一哭者矣。男爵此時心安意適。念明日午刻者。可往面柳思桓夫人。無所掣肘矣。其心中僅(明午)二字。初不念見之將作何語。其結果如何。或韜羅樂見渠否。均不之計。

中心所耿耿者。惟翌日亭午。可以見我愛人而已。詰旦清晨。晨餐甫竟。卽策騎赴棣賓赫司。渠不忘韜羅有女。歸時曾特購新奇玩物數事。今携之以去。以爲供獻之具。蓋男爵知今欲博韜羅之歡。必須藉此一顆掌珠者爲進身之階也。一路行行。欣喜無涯。已而遂抵目的地。闖者應門。男爵問柳思桓夫人在家否。此時陡憶自韜羅爲柳思桓夫人後。未嘗相見。此間邂逅。亦屬初遭。疇昔別時情景。不覺歷歷現於目前。默念此次相見。不諱將作何狀耶。闖者於男爵素不諳熟。蓋男爵不恒來此。以爲生客。乃詢男爵姓名。男爵答謂無須以名告夫人。但言有客求見耳。僕乃引男爵至客室。男爵舉目四矚。見彼美脂香粉膩之跡。宛然可見。披雅諾蓋正開。

上置琴譜。案頭置精製繡帕一方。花藍中潔白小手套一對。又案上伏置書一冊。若正釋卷者。書旁一珠鑲羽扇。夫此諸物僅美人淺淺痕跡。而男爵視之則有極鄭重者。乃取手套藏之懷中。此手套者將永不復返藍中矣。此室中之物最感動男爵之心者。爲一栩栩欲活之柳思桓勳爵肖像。係著名油畫師所繪。男爵諦視良久。此畫中人者神情酷肖。呼之欲出。不禁潛焉出涕。曷勝人琴之感。因念曰。一脫我之意願能償者。我必視渠女如己出。以報我老友。一俄焉室門開然。男爵突然迴首。心血愈騰躍不已。但見門開處。衣裳綵繡。韜羅珊珊而入。此一幅天然妙圖者。男爵永不忘之。猶憶別時乃丰姿楚楚之女郎耳。今已完全美婦之態度。長身玉

立。風度安詳。端莊中別含流利之態。金髮碧瞳。衣裳縞素。愈顯清麗絕塵。韜羅乍入。初不知客爲何許人。凝目注視此風塵滿面之男爵。俄而審眞。則粉頰上陡起一層紅雲。急趨而前。張臂相迎曰。『卡兒男爵。君歸耶。我見君喜甚。歡迎歡迎。』其聲清脆。正如百轉流鶯。男爵久盼覩此美貌。一旦如飢者得食。渴者得漿。此時欣喜。正如乍入極樂國。肺葉震擊。呼吸不屬。無可言說。久之乃緊握韜羅玉手。荷荷曰。『夫人知航海失事之水手。一旦得履陸地。其感情何如耶。』韜羅曰。『我可想象之。特我未嘗遭此險耳。』男爵失聲曰。『我遭之矣。自與夫人別後。我之一身卽如沈溺于洪波泛浸之中。今日則復達彼岸矣。噫。柳思桓夫人。汝貌何佳麗乃

爾。汝較前身材益高。風姿益美矣。』韜羅釋手微笑曰。『男爵勿爲此諛言。』男爵柔聲曰。『我非諛。乃實言耳。自吾離子後。從未見美貌逮子之半者。我在夢中與子握晤。不知幾何次。往往在水邊林下。子之風神。彷彿姑射仙人。凌波玉女。迨遽然而醒。則南柯一枕耳。今日則夢境現之實事。子之斌媚。若更甚於夢中者。我此時真極樂矣。』韜羅不覺粲然曰。『君今日面我既屬眞境。不應作此夢談。君豈爲法蘭西義大利人。俶詭奇狡之風所浸潤耶。君前此從未爲此不經之言。』曰。『我之至尊愛之柳夫人。須知我未嘗有此機會耳。天下有願爲夫人所賜稱爲夢談。而不敢一爲者。我卽其人。我飽受抑塞酷楚。今日得吐蓄蘊。幸勿笑之。』韜羅

軀犀微露曰：「君得藉此以舒鬱積。我所甚樂。第言之可耳。誰笑君者。君昨晚纔歸乎。」曰：「然。薄暮矣。」曰：「然則君歸後所見之老友。我爲第一人乎。」韜羅此問。本無深意。男爵聞言。則玉貌陡然變色。悔恨不勝。顧絕不掩飾。坦然答曰：「否。我先赴佩蘿。此乃曩訂之約。顧我幾已忘之。後魯誅函來提及。我乃不能不踐前言矣。」柳思桓夫人聞是言。狀態突然一變。蓋聞佩蘿二字。而魯誅向所言男爵云云。悉復現於腦記中。魯誅言男爵乃屬伊者。今男爵轉英後。先赴佩蘿。到魯誅之言。似確實而非虛矣。韜羅狀態之變。男爵立覺之。韜羅卽縮去男爵握中之手。婉聲答曰：「君不負宿諾甚善。我固最惡食言者。」男爵復携韜羅玉手。曰：「韜羅。」

「我可呼子此名乎。我曩別子時。子允我如此。今我初歸。子亦當授我以此特權也。」我等昔日誤會已甚。後此更不容有之。我頃初面子時。並不思有所自白。特今則必須言之。子亦憶我等別離時曾作何狀乎。」韜羅答曰：「憶之。」曰：「我離子後。我心絕未變。我曾未一措意於他女人。脫子永不得自由者。我以愛子之故。甯鰥獨以終身耳。」韜羅突然退步。以手指衣上之黑綬。男爵失聲曰：「噫。我知之。子勿謂我將惱汝。將於此時纏繞汝。韜羅須知。我以彼此誤會太甚。非一抒衷懷者。將愈入歧途。故特預言之。須知我舍子外。別無一愛情。亦終此身無之。我昔之去英。緣不欲見我愛人爲他人婦之故。我今歸國。因聞子自由之故。我必盡我力。」

所以博子爲我妻。雖然。今非其時。今時尚早。」乃以手觸黑綬曰。「我對此固有極尊重之心。我今惟與子近暱。冀子之眷顧我。至我以愛情加子。則必須俟我已盡輸一切誠敬之念於而亡夫之記念。爲子所承認之時。而後乃敢也。我今言此。殊嫌悖時。顧我實恐更有誤會。不覺其喋喋。韜羅子其惱怒我乎。」曰。「否。我斷不惱君。君既直言無隱。我亦當質白以答君。君頃爲此娓娓者。自謂確知我二人之心乎。」男爵訝曰。「何謂也。」曰。「我不欲自言。亦不欲言愛情。我但須知君果決然自知君心否。君謂君愛我甚於愛任何婦人。果能確然無疑乎。」男爵用力言曰。「確。我自信甚確。我自知我心甚審。我因此真懇之愛情而受苦惱至慘酷

醋 鴛 鴦

八十三

說部叢書

改良小說社印行

韜羅信我。子豈以爲我於子及魯誅二人之間尙有所躊躇莫決乎。我將明告子。當我初面汝二人時。正如璧玉聯輝。好花並蒂。我亦一時目眩神迷。逡巡莫決。以爲是二人者誰更美。我更愛誰。然不久我自問我心。自知既審。我即愛汝。以吾人一生僅有一次之愛情愛汝。顧我未及以我心告汝。而我聞汝已與柳思桓勳爵訂婚約。時機已逝。補牢莫及。雖然。韜羅。後此切莫再誤會。致一錯再錯。子必信我。我除子外。更無愛好之婦人。」嗟夫。爲時不遠。韜羅回味此時男爵之言。覺句句真懇。句句忠誠。而痛楚悲哀。乃填塞心頭矣。此時男爵又曰。「我知汝思何人。汝思魯誅耳。汝以爲我有戀戀於彼之意。願魯誅於我。實無密切關係。僅一良友而已。」